

华 龙 传

卧龙生 著

上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乱世出英雄，时势造+英豪，血腥险恶的江湖。在一个狂风骤雨，淹没整个大地之时，闪出了一个衣衫褴褛，娇小瘦弱的小生灵——华隆，他的出现，使本就鲜血淋淋的江湖，更增无数凶险与恩仇。

以“凶魔阴险三骷髅”八魔为首的黑道恶魔，武功超众，阴险毒辣，淫虐无耻，欲独霸江湖，称雄武林。本文主人公华隆，在获食三种千载难逢的灵物异果和其师遗谕的“无字录”秘笈后，出落成一个英俊多情的少年英杰，伙同誉满江湖的“龙凤哑痴医船翁”六位正派前辈，为拯救江湖浩劫及武林厄运，行道江湖，除恶扬善，又遇背离魔道的美丽多情少女于冰莺，同闯虎穴龙潭，片片刀光剑影，腥风血雨，历尽艰难坎坷，重振武林正义之风。

本书作者卧龙生先生，是港台著名新派武侠小说家，对文中主人公华隆的爱情纠葛，男欢女爱及新颖的武打过程，加以精心刻划，使人看后，如身临其境，是一部难得的传世佳作，大陆首次出版，先睹为快。

目 录

(上 册)

楔 子	(1)
第一章 无字天书	(3)
第二章 花纹蛋壳	(40)
第三章 东海彩石岛	(72)
第四章 罪恶的归宿	(115)
第五章 太冥神功	(153)

楔 子

“山海搜奇录”中有一段记载，须弥山之巅，每于乱世即将来临之际，常有一种叫做“天河玉凤”的丽鸟出现。

“天河玉凤”约有鸡鸭般大小，翠羽绛翅，金瞳朱喙，拖着数根晶光闪烁的尾羽，足有一丈来长。

“天河玉凤”降世后，只产卵一枚，和普通鸡蛋一般大小，蛋的外壳好似经巧夺天工漆上无数缤纷络绎的花纹。

该蛋名为“玉凤彩蛋”，集天地精英，食后智慧倍增，而且身轻若絮，真气永聚不散，足抵一甲子的吐纳之功。



“山海搜奇录”中亦有记载，“地心蛟”，片片甲壳，状似蜈蚣，此物最为耐热，经常潜伏于地心附近，轻易不钻出地面。

“地心蛟”其血寒冷如冰，功效不亚于“龙涎香雾”，尽饮其血者，内力便可以增至不可思议之境界。



东海“彩石岛”上有一种红色异果；约有拳大，习武之人服下后，即会昏睡不醒，但醒来后，身子既轻又灵，举手投足间力

逾万钩。

※ ※ ※

以上三种灵物异果，任何人只要任得其一，即可扬名江湖，偏偏却有一个小孩一下子服下这三样宝物！好大的福份啊！

他就叫做“华隆”！

要我吧

第一章 无字天书

理财、做客、享受生活

——一点星火，因着微风的拂吹，可以将古木森林，焚成一片火海……一缕泓波偶然的激动，可以促成排山倒海的巨浪……人世间，一件渺茫的意外，也可能造成一种不可思议的“奇绩”——

※ ※ ※

薄暮时分，天色骤然转阴，大堆的云块，涌现在天空，黑压压的仿佛使整个的宇宙，罩上一层厚幕……

劲风“呼呼！”吹刮，卷起街上的尘沙，幻成滚滚的浓雾，风云变幻中，终于泻于倾盆大雨……

昏暗的村落街头，又值狂风骤雨之际，两边的店铺，早已拢上店门，只有“淅淅沥”！单调的雨声，窜舞怒转在怒风里

……
风雨交织成的水雾，又掩没了店门缝中所透出的微弱光芒——大地仿佛已沉沦在漆黑的深渊中……

就在这时候……

村落街头的边隅，突然传来一阵“彳亍彳亍”的脚步声，因为这缕脚步声的急促而费力，是以在风雨怒吼中，还能清晰的听得出来！

雨幕模糊中，渐渐透现出一个人的影子——是一个十一

二岁的小男孩！

一袭褴褛不堪的衫裤，浸满了雨水，蓬松凌乱的头发，被怒风刮起来，又被暴雨压下去……

那瘦怯的身子迎顶着激厉的劲风，怒吼的暴雨，艰辛跋涉地向村落直街的另一头走去……

这时的暴风骤雨，似乎因找不着可戈击的对象，而尽情地在这小生灵身上，作盛怒的发泄……

孩子在泥泞的水霉，一连颠仆了好几次，脸上身上已是一片泥浆水渍，……四周昏暗，看不出他此刻脸上的神情。

不过从他那坚毅不挠地迎顶着暴风雨，而没有博出一点哭呼之声的这一点来看，他显然是个倍经沧桑，生性倔强的孩子？

突然——小孩在风雨中停下脚步，睇看着街中心一团黑黝黝的东西，惊惧诧异的惊“哦！”了声！

接着缓步走到那黑黝黝的东西跟前，嘴里喃喃地嘀咕自语，道：“怎地这位也跟隆儿一样，行走在黑夜暴风雨里？”

原来他发现一个风雨中的夜行人，倒仆在泥浆水霉里，他不由激起了赤子的同情与怜悯……

他立即伸手以周身最大的功力，把跌仆在泥水里的人扶了起来，……同时，嘴里还喃喃地道：

“他比隆儿更可怜，跌在水霉中……哦！是了，可能是一个年迈的老人家，或者是一个酒醉的……”

隆儿说出这话之时，敢情他在昏暗的雨幕里，只能模糊的辨出对方凌乱披散的灰白头发……

这时狂风急雨，象一记记的鞭苔，抽在这孩子的身上，使

他无法再停留在风雨之中，于是他又运起他最大的力气，把老人背在背上，迎顶着暴风雨，踉踉跄跄的向前走去——

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，在风雨交加的泥街上，驮背着一个人行走，这是一桩极艰苦的任务……

他不知走向何处，驮背着昏迷不醒的老人，专拣地面平坦，水坑较少的街巷走去——他希望很快的能找到一处可以栖身的所在……

这时，隆儿腿软手酸，背着的老人，几乎要从他背上滑下来，然而他还是紧咬着牙关，向前走去……

在一个街巷折角的地方，有一幢门户半掩的瓦房，隆儿背了晕糊中的老人，站在门前看了半晌。

凭着他的经验，他知道这是个没人干涉的祠堂之类的地方，于是他背着老人，侧身挨进半掩的大门，走进屋内……

屋里更是一团漆黑，有若暗无天日的深坑，……可是隆儿并没因着四周的乌黑漆黑，而感到胆怯……

相反的，他缓步滑向暗黑的屋子深处，以脚当手（他两手托着背上的老人），慢慢的摸索……

终于，他找到一块足够让这晕迷的老人躺卧的地方，他把老人从背上滑下来，让他平卧在地上——

隆儿如释负重的长吁了口气，自语道：“好重……累死了！”

这时，由于暴雨的声音被封挡在瓦屋的门外，已可隐约地听出晕迷老人急促而轻弱的喘呼之声……

隆儿很熟练的从湿淋淋的衣衫袋囊里，掏出一包用油布

紧紧包扎的东西，一边又在漆黑的屋子里，摸索了一会，找着几块尚未被雨水打湿的木块……小心翼翼地解开油布包，原来里面是打火的应用之物！

“察察！”声中，隆儿燃起火种，把干燥的木块焚烧起来

……

他燃火完毕后，又转身看向局促喘吁中的老人……

当他一眼看到对方上仰的脸肤形相之时，……一声惊呼：“我的妈……这是人还是鬼……”

隆儿惊退数步，神智一静，又复喃喃自语道：

“要是鬼，就不会晕倒在泥浆里，……鬼怕水，隆儿把火点着了，他还躺着不走，那就不会是鬼了……只是长相丑一点而已……”

他有了这种想法，胆子也就随着渐渐壮了起来……缓步走向那怪老人跟前，仔细地睇看！……

只见这人满头乱散的银丝白发，后耳鬓直披到肩胸，他的脸肤五官，都跟常人无异，就是一张大得出奇，紧闭的嘴唇处，凸起上下四颗足有半寸多长的虎牙，凶霸霸地露在嘴唇外面！

一身被雨水浸湿的宽袖大袍，在隐隐之中，还透出斑斑片片，尚未被雨水冲刷掉的血渍……

不论多么颖悟明慧的孩子，因着年岁和阅历的欠缺，有很多事，在他幼稚的思想中，仍是无法了解的——现在的隆儿，就是这种情形！

他不安地凝视着躺卧在地上的獠牙怪人，心中思忖道：“这人是谁呢？暴风雨的夜晚会晕倒在泥泞水潭里，身上还带着血渍……”

他想到这里，倏地取出随身携带的一只破碗，跑到屋檐之

下，盛了半碗雨水，矮身蹲在獠牙怪人身边，轻轻地掀开沾满血渍的衣衫，……当他翻开到胸腰处时，蓦地又吓了一大跳，嘴里喃喃自语道：

“我的妈呀……这位老人家（隆儿看这位獠牙怪客，满头白发，就自然地这么称呼他了），腰眼处，竟有拳头般大的血窟窿，……多可怜呀！……难怪他会晕倒在泥泞水洼里！”

隆儿说着，从自己褴褛的衣衫上，撕下一块衣角，在破碗中浸湿，小心翼翼地替獠牙老人拭去血窟窿四周的污泥——！

湿布触着伤，獠牙老人痛得一声惨呼，悠悠回苏过来！

獠牙老人睁开血丝密布，凌芒喷吐的精眸，一眼看到眼前的情形，虽在胸腰间剧痛之下，亦不禁错愕怔住……

隆儿一见怪老人已回醒过来，一边轻轻地拭着伤口，一边吐出稚嫩的话语，安慰似地道：

“老伯伯！你腰眼处一块伤口大得怕人，沾满了泥水，要不洗掉，以后会发炎的……，老伯伯，你忍点痛，隆儿快洗好啦！……”

——孩子的心，永远是赤忱而单纯的，他对天下间一切事物，也永远是坦诚而天真的——。

獠牙老人见隆儿小手十分谨慎地替自己拭抹伤口，而且嘴里还说出这些话来，愕然激奇下，似乎已慢慢地想出眼前这幕情景的来由！……

獠牙老人因着心情的激动，已减少了不少痛苦，呻吟着道：“孩子！你是谁？是你把老救来此地？……”

这时，隆儿已将怪老人伤口处的泥水，洗抹干净，并又换了一碗干净水，在自己褴褛的衣衫上，撕下一大块布，浸在破

碗中搓捏！

因他衣衫上，也沾了不少泥浆，他把这块布洗干净之后，小心翼翼地扎在老人的伤口上……

隆儿听獠牙老人向自己问话，道：“老伯伯！咱叫隆儿！……隆儿没有教你，隆儿只将你从街上的泥水坑里背到这里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小手轻抚着他的伤处，关怀地道：“老伯伯！现在你觉得好一点没有？”

——童心的慰抚，出于真挚和热忱，他对人所付出的代价，是从来没有想到得到什么酬报。

獠牙老人意想不到，自己在垂危临死之际，竟遇到这样一个浑金璞玉，天真未凿的孩子，使他对人性的善恶又多了一番了解与认识！……

獠牙老人垂眉闭目，半响沉默，他似乎在沉思着人生的真谛和人性的究竟，——眼前的一幕，给了他一生从未有过的一个启示，……原来在混杂的大千世界中，毕竟还有善良的存在！

獠牙老人不住的急喘。

隆儿扑伏在他身边，小手不住的抚摸，他虽然不知“抚摸”的效果如何，但他总觉得这样能减少眼前老人的一部份痛苦……

獠牙老人把他的小手慈爱的紧紧抓住，追问道：“孩子！你救活了老夫以后，又如何呢？”

隆儿笑了笑道：“老伯伯，你很快便会全愈起来，——可以回家啦……隆儿嘛，还是挨门沿户，求好心人佈施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老伯伯！你好好休息一下，一

切不必忧心……明天天气好了之后，隆儿送你回家吧……！”

獠牙老人心中如被重击——重死中的他，终于在弥留着刹那，对人生又多了一番新的了解与认识——

獠牙老人深为隆儿的真挚与坦诚所感动，……这时他也不知是周身五腑伤势沉重，抑是恨填心头，悲愤已极……突然，张口“哇！”的一声，吐出大堆鲜血，脸肤白里泛紫，伤势陡地沉重起来！

他身边的隆儿，见状焦急非凡，倏地从自己褴褛的衣衫上，又撕下一大块布片，替他拭去口边的血渍，一面频频地呼唤道：“老伯伯，老伯伯……你怎么啦……”

隆儿一阵呼叫，把吐出大堆鲜血后，频将晕死过去的獠牙老人，又悠悠惊苏过来……，睁眼朝这衣衫褴褛的小孩看了一眼。

张开抽搐痉挛的嘴唇，缓慢而无力地向隆儿问道：“孩子……你是何处人氏？……姓什么？……家里还有些什么人？……”

——孩子们的心，永远是诚挚、热情、纯洁、天真……象块浑金璞玉，隆儿见这位獠牙老人，急喘连连，满脸痛苦难熬之色，没有立即答话，一对乌黑晶莹的大眼睛里，却挤出满眶的眼泪，小手不住地轻轻揉抚着老人的胸脯……

獠牙老人再度紧握住他的小手，痛苦凄厉的脸肤上，展出一丝笑意——无力的眼神，看着隆儿，微微含首道：“孩子！你宅心仁厚，心地善良，可惜老夫此时此地与你相见，太晚了……”

隆儿一对乌黑的大眼睛，衔着盈眶的泪水，凝视着怪老人，似乎未能深解怪老人所说的话……

獠牙老人说到这里，右手无意中触及右腰下方的一块地方（受伤的是左侧腰眼处），突然间似乎想到一桩事……

这时，他回光返照般的，奋起周身仅剩的一股劲力，从地上坐了起来，急喘连连，即是含着一缕出自衷心的笑意，颤声道：

“不晚，不晚！孩子！老夫功破气散，体内腑脏离位破裂，饶是灵药仙丹，亦无法挽救老夫性命，可是老夫于油尽灯枯之际，竟有缘与你相见，看来是天意如此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急促地又向隆儿道：“孩子，你快说出身世来历，家居何处？老夫在犹未瞑目归天之前，有件重任托付于你，孩子！你资质禀赋过人，在这种境遇之下，还有这付善良心肠，将来绝不会辜负老夫所望……！”

獠牙老人说到这里，一对涣散无力的眸神，蕴含着期待与希望，急迫地注定着孩子，一瞬不瞬！

——敢情，他已知自己油尽灯枯，濒临弥留之际，是以，急急地要在这相见未久，却是宅心仁厚的小孩子身上，交待他身后的事情——

隆儿听得一阵子困惑，迷惘，朝怪老人邀过一瞥无限同情而又孺慕的眼神之后，点头道：“老伯伯！隆儿姓华，位居鲁西长清平官庄，因为逃荒离家，父母失散，才流浪此地来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突然变得很懂事的接着道：“老伯伯！你有什么事情要隆儿去做，隆儿拼了性命，也一定替你做成功！……”

獠牙老人骤然又紧握住隆儿的小手，不胜感触悲愤地道：“孩子！你知道老夫是谁？……”

隆儿见这位怪老人，那一对无力涣散的眸子，突然闪过一

瞥凌芒，向自己问出这话，不由错愕一怔……圆睁着一对滴溜溜滚圆的眼珠，愕愕地看着老人，摇了摇头。

獠牙老人悲愤沉痛地颤声喃喃道：“你也许不懂，老夫乃是震撼江湖，天下武林恭称‘鬼圣’的獠牙文魁项功泽！”

獠牙文魁项功泽说到这里，激动过度，脸肤纸白，几乎晕死过去！

隆儿急得小手在他胸前加紧揉抚，一面嘴里大叫：“项伯伯，项伯伯……”

獠牙文魁项功泽，又悠悠苏醒过来，纸白的脸上，仍是带着一丝笑容，朝隆儿颤声微弱地道：

“孩子别怕，老夫在身后之事尚未交代之前，还得熬住那最后一口真气，不会邈然死去的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手指颤抖，指着右腰下方，微微凸起之处，气喘连连的缓缓接着又道：“老夫生平闯行武林数十年，从未有过衣钵传人，入室弟子，……孩子！老夫现在弥留离世之前，决定收你为徒——腰间有包东西，你替为师取来，为师尚有话跟你说……”

——人之将死，其言亦善，何况在冥冥之中，这位声震天下武林，人称“鬼圣”的獠牙文魁项功泽，他临死前，已跟这孩子结下了深重的感情！

隆儿听獠牙文魁项功泽此说，忍不住热泪“簌簌！”不止的流下来，倏地匍跪地下，叫了声：“师父……”

接着，从怪老人右腰间，取出一个布包，双手捧至獠牙文魁项功泽面前……

怪老人獠牙文魁项功泽并没有接过这包东西，一边急喘不已，一边熬住最后真气，微微含首道：“隆儿！ 你把这布包打

开，让为师告诉你……”

隆儿忍住盈眶的热泪，依言把布包打开。

原来这布包跟隆儿方才藏火种的油布包差不多，也是用油布紧紧包扎而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除了一本书籍外，其他一无所有……！

隆儿一手拿起这本书，星眸愣愣地看着獠牙文魁项功泽……

獠牙文魁项功泽，这时已经声嘶气弱，睁着涣散迟钝的眼神，看着隆儿手中的书本，悠然道：

“隆儿！为师就是为了你手里的这本书，遭当今武林‘凶魔阴毒三骷髅’八个魔头，联手并肩追杀，而至伤命在此桐柏山麓的青岩坪……”

——须知，这时的隆儿，仅是一个年甫十一岁的幼童，他虽然尽量使自己了解他师父所说的话，可是仍有许多不能甚解之处——

他听了獠牙文魁项功泽的话之后，自然的趋势下，翻开了那本书。

他翻了一阵，忽然惊奇地道：“师父！这本书全是张张白纸，上面都没有字的？——”

獠牙文魁项功泽，一听隆儿问出这话，有气无力地换了口气，强提最后的一股元神，轻声缓缓道：

“隆儿，这是天下武林瞩目注视，为师所编纂的一本‘无字录’秘笈，此书为师化去毕生精力，参研古今天下武术，去芜存菁，加以着录……”

獠牙文魁项功泽说到这里，急喘更频，气息愈弱，一手轻握隆儿的手掌，喃喃轻声的接着又道：

“当时为师生恐此书落入奸邪之手，而造孽众生，是以编订这部书时，运用内家真力，吹气烙字，使其有影无形，即使落入奸邪败类之手，如若不谙其奥妙所在，仍不啻是废物一件！……”

獠牙文魁项功泽说话时，隆儿不住地在他胸前揉摸，诚然，这虽非药石诊治，但在獠牙文魁项功泽说来，爱徒小手的揉抚，似乎胜过服饮仙丹灵药，使他弥留中的生命，更能振作一些……

他接着又道：“要诵阅这部‘无字录’秘笈，必须服食异蛇‘银虺子’之胆，才能看到书上的字迹……”

獠牙文魁项功泽，本只以最后一只真气支撑着自己，至此已油尽灯枯，萎顿难振，最后突然用手使劲，拔下他上下二排四只凸出嘴唇之处，只有半寸多长的虎牙！

鲜血如涌的从他嘴边流出来。

隆儿吓得浑身发抖，哀哀苦叫道：“师父！师父！你这是怎么啦……”

獠牙文魁项功泽，拔下自己四只虎牙之后，手指栗栗真抖，交给徒儿华隆，枯干迟钝的两眼，涌出二行泪，吐语模糊，喃喃断续地道：

“孩子！你生不逢辰！此时此刻，投入为师门下，为师不能传你一点武技，心里至感不安，你在没有学得‘无字录’所载绝学之前，必须具有防身武艺，拿为师这四颗虎牙，你可以灵访当今武林‘龙凤哑痴酉船翁’六位前辈人物中的任何四位，他们俱与为师有极深渊源，当会各传你一项秘门绝学……”

獠牙文魁项功泽，话未说完，撒下甫自相逢的爱徒华隆，与世长逝！魂归离恨！

※ ※ ※

——一颗种子，跌入松土里，会慢慢地生出嫩苗来……

隆儿逃荒离开家园，失散天伦，挨户求乞，温饱自己，虽然过着极其不幸的生活，可是还不知道“痛苦”二字。

如今面对这位相逢不到几个时辰，横尸在地的恩师獠牙文魁项功泽，他才初度尝到人生“痛苦”的滋味！……

小手捧着四只鲜血淋淋的虎牙，哀哀悲号不已——

丑陋的外表，却怀着极其慈爱的心肠！

獠牙文魁项功泽，拔下他威震天下武林的唯一表帜，四只半寸余长的虎牙，交给他的爱徒华隆，让他在未学得“无字录”秘笈上的绝学之前，从其他武林前辈人物那里，学得几门防身武学，他这么做，无非为了克尽师父对徒儿的责任。

隆儿扑在他师父身上，哀哀悲号。

这有些令人无法思议，仅仅几个时辰，两个素昧生平，毫无渊源的老小二人之间，竟产生了这么深厚的感情！

隆儿捶胸悲号半响，平息下来，追忆着恩师临死前，嘱咐他的一字一句！……

这时，门外雨声早已停止，远近传来间断起伏的鸡啼一晨曦吐露，天色已近黎明！

隆儿乃是聪明颖慧的孩子，他从师父獠牙文魁项功泽所说的话里，已理会到应该如何处理眼前的事情！

他一见天色放亮，倏地熬住心胸中的悲苦——用布拭去他师父嘴沿的血渍，把“无字录”秘笈和四只虎牙，用油布包妥，紧紧藏在贴身处，接着他打开祠堂大门，故意放声大哭起来！